

# 民国以前“衣”“医”关系的历史脉动与服饰演变

罗云, 陈涛, 禄书果, 马琳

(中原工学院 服装学院, 河南 郑州 450007)

**摘要:**民国以前医用服饰尚未形成体系,但一些具有防护作用的服饰在先秦时期的古籍中已有记载。运用文献研究的方法,以时间为轴,从医者服装和医用防护服装两个角度分析民国以前医与服饰的双向促进关系,探究医用服饰的演变历程。研究认为:秦汉时期具有庇佑内涵的服饰是防护服装的萌芽;唐宋时期具有诊疗功能的服饰形成;明清时期功能性防护服与识别性医者服在“衣”“医”关系中不断发展;古代防护服装的演变与政治、经济等社会环境密切相关,由早期满足祈愿免灾心理的装饰纹样及饰品发展为具有一定实际防护功能的服饰。

**关键词:** 医术;防护;民国前;服饰演变

**中图分类号:** TS 941.7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2096-1928(2023)04-0336-06

## History and Evolution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lothing" and "Medical" Before the Republican Period

LUO Yun, CHEN Tao, LU Shuguo, MA Lin

(School of Clothing, Zhongyuan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Zhengzhou 450007, China)

**Abstract:** Before the Republic of China period, no established system was formed for medical uniforms and medical protective clothing, but some protective clothing had already been recorded in ancient books of the pre Qin period. Starting from ancient books and historical materials, this study explored the two-way promoting relationship between medicine and clothing before the Republic of China from the perspectives of medical professional clothing and medical protective clothing, also explores the development of medical clothing and the evolution of clothing with protective functions in the axle of time. Research suggests that since the pre Qin and Han Dynasties, clothing with protective connotations had been the embryonic form of protective clothing, and clothing with diagnostic and therapeutic functions was formed during the Tang and Song dynasties. During the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functional protective clothing and identifying medical clothing continued to develop i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lothing" and "medicine". The evolution of ancient protective clothing is closely related to political, economic and other social environments, and they have evolved from early praying for disaster relief patterns to clothing with certain protective functions.

**Key words:** medical skill, medical protection, before the Republic of China, clothing evolution

纵观历史发展,“衣”与“医”的关联与结合存在一定必然。医术脱离不了技术与物的支持,其中服饰品在医疗的发展中也扮演着重要角色,从初期简易的医用布料,到成熟的医用纺织品,以及具有识别功能的医者服饰,都体现着服饰对古代医疗发展的辅助和推动作用,同时医疗理念的进步也促进了

医疗服饰的发展与演变,使医用服装的功能性与识别性紧密结合。

### 1 传统服饰文化与医的关联脉络

自古以来“衣”就是百姓起居中颇为重要的部分,服饰承载了千年的历史变迁<sup>[1]</sup>,早已深入人们

收稿日期:2023-01-05; 修订日期:2023-05-22。

基金项目:河南省高等学校青年骨干教师培养计划项目(2019GGJS144);河南省研究生教育改革与质量提升工程项目(YJS2022AL062)。

作者简介:罗云(1983—),女,副教授,博士。主要研究方向为服装数字化技术与服饰文化。Email:9696923@qq.com

生活的各方面。中国古代医疗的发展离不开“衣”的辅助。秦汉时期,人们借夸张的服饰来施展“祝由之术”,又用经久耐用的纺织材料制药囊。到了唐宋时期,“医”借“衣”祛病救人,提出独特的衣冠疗法,再次将服饰与医疗紧密结合,容臭、药枕更是凭借其实用性沿用至今。明清“医”“衣”已经形成

了完整的体系,防护意识更是提升到了一个新的高度,甚至将理念寄于服饰图案,如艾虎五毒纹、莲花蝙蝠、吉祥八宝等。流传的医疗典籍更是明确记述了何以借衣除病、以衣御病等,《瘟疫论》中还详细记述了如何处理患病之人的衣物。历代服饰文化与医的关联见表 1。

表 1 历代服饰文化与医的关联

Tab. 1 Clothing culture related to medicine in the past dynasties

不同时期	服饰特征	服装形式	图案纹样
夏商周	五彩丝线,布老虎	巫祝服饰	兽纹,云纹
秦汉	药囊,容臭,帷面具,五彩丝线,布老虎	巫祝服饰,帷服	吉祥文字,云气纹
唐宋	容臭,幂篱,帷面具,药箱,五彩丝线,长命缕,布老虎,药枕	帷服,官服,药郎服饰	万字纹样,吉祥文字
明清	容臭,帷面具,药箱,五彩丝线,长命锁,五毒袋,布老虎	帷服,官服,素衣深襟	艾虎五毒纹,吉祥八宝,莲花蝙蝠,祥云瑞兽

## 2 秦汉时期传统医用服饰的意识萌芽

秦汉时期国家制度统一,统治者将医者归类,特设医署、官职,并授“太医丞印”、官服<sup>[2]</sup>。此时期医者官服的出现,标志着服饰具有了医用的标识功能。医者官服体制随着朝代更迭不断完善,反映出早期统治者对医疗的重视。此外,医用服饰在古代文明流传下来的巫术医药活动中也有所体现。在“巫”“医”共存的时代,巫医借“衣”施术、以“衣”敬神禳灾,并且伴随纺织技术的提高而进一步演化。在医疗发展初期,以草本植物为主的医治方式成为当时的医疗主流,伴随着内服外敷医疗方法的不断探索,辅助就医的面料、承载药物的纺织品逐渐出现,这一现象也标志着秦汉时期是传统医用服饰产生的意识萌芽阶段。

### 2.1 借衣治疾

秦汉时期,医疗制度初成,但相关服饰并没有完整的制度体系,典籍也大多缺失,鲜有提及医用服装。结合服装史可以推断除官服外,秦汉时期医者服装与常服近似,但一些具有身份标识的饰品体现着服饰与医者的关联,如承载药物和工具的药囊、用于施针就医的九针等<sup>[3]</sup>。《史记·刺客列传》记载:“是令丞以外,尚有侍医,主提药囊在殿上侍立。”由此可见,“药囊”是早期医师与众人区别的标志。春秋战国时期名医扁鹊游于列国,所到之处行医无数,在《扁鹊仓公列传》中描述扁鹊行医时肩部挎有药囊<sup>[4]</sup>,药囊中配备了各式药品和器具,也可以看作是早期的“急救箱”。受限于当时的材料,药囊材质着重考虑牢固与耐用。药囊的出现为医者提供了便利,相较于坊间穿戴的包又独具功能性和

标识性,也让百姓能够准确辨识医者,是纺织品运用于传统医疗的一个标志。在《扁鹊仓公列传》中记载:“以寒水拊其头。”<sup>[4]</sup>注解曰:“谓以冷水浸湿布料裹敷头部。”<sup>[5]</sup>《素问》中也有记载:“诸治热症”需要“必寒衣之,身寒而止也。”<sup>[5]</sup>说明此时医者善于利用面料特性施医,而且已经通过调整服饰和面料辅助救治。

### 2.2 借衣施术

巫医的服饰丰富多样且极具辨识度,并通过与地方文化交融,衍生出具有地方特色的服饰,如帷文化中巫祝借服饰的夸张造型来施展祝由之术。早在夏商周时期,人们就信仰巫术,将健康的愿望寄托于物。古人从自然的运转中体悟生命的奥义,总结出五色五行。五行学说是千年来文化的积淀,其中既有古人对自然规律的推论,又包含了神话色彩。五色丝代表了五行,也寓意五方神兽,佩戴五色丝,表示信仰各方神明,以求庇护<sup>[6]</sup>。出于百姓对神灵的崇拜和鬼怪的畏惧,巫医成为沟通人神鬼怪的角色。古籍记载中巫医装扮奇特,用艳丽的服饰和夸张的仪式、舞蹈施展巫术,此时服装是巫医施术的最重要媒介之一,“衣”“巫医”两者关系紧密。巫术的作用在于对病患心理产生积极的暗示,缓解了疾病本身给伤者带来的心理负担,起到了“移精变气”的功效<sup>[7]</sup>。巫医隶属“祝”,在皇宫中有主管祭祀礼仪的“祝”,地位崇高,其中服装是彰显其身份的重要载体。巫医文化中最能表现生命意识就是帷文化。帷起源于原始社会的祭祀活动,在秦汉时期仍然发挥着祛病除疫、消灾纳福的作用,到唐宋时期才逐渐转变为一种民间的表演形式,至今已经成为以湘西地区为主的一种传统民俗<sup>[8]</sup>。《乐府杂录》“驱帷”条中记载:“用方相四人,戴冠扩

面具。黄金为四目。”<sup>[9]</sup> 傩文化中,面具是其最具代表性的部分,种类繁多,正神面具有雷公、电母、风伯等主宰自然的神灵,也有表现古代女性形态特色的女娲、土地婆等,所有的面具形象都有固定的形制,不可随意更改,后世渐渐演变为脸谱文化<sup>[10]</sup>。傩文化对推进巫医文化和带动服饰品发展都有着一定的作用。

### 3 唐宋时期诊疗水平与医用服饰的双向促进

唐宋时期,中央医署机构已经健全和完善。中央设太医署、尚药局,地方设有药房,对于社会常见疾病已经能够进行有效治疗和预防。此时,古人的防护意识与诊疗能力大幅提升,已经熟知并掌握医理和药理,并在医药典籍中详细记录,尤其应用服饰品进行防护的理念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如通过焚药净室、熏衣和佩戴药囊等方式达到祛疫弊害的效果<sup>[11]</sup>,但由于社会制度的原因,预防措施仅在王公贵族中盛行。随着各民族文化的交流,医疗和服饰文化也进一步结合,商贩与医者通过药品的交易、服装形制的仿制等方式交流医疗与文化理念,也掀起了不少新的着装风潮,其中不乏蕴含医疗防护理念的案例,诸如冪篱的引入、香囊的制作等。

#### 3.1 以物示人

在中央有官医授衣、印的制度,民间则有携药囊行医的医者形象,如图1所示。早在汉代已有“悬壶”以示医者身份,如《后汉书》中有“悬壶济世”之说;也有“卖药郎”商医结合的形式,如游于民间摇铃卖药的“铃医”。



图1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南宋李唐《村医图》

Fig.1 Village Medicine Map by LI Tang of Southern Song Dynasty in the "Taipei Palace Museum"

巫医文化随着医疗技术的迅速发展逐渐没落,唐宋时期,傩祛病祛疫的功效已经逐步被医术所取代,而傩舞、傩戏已经逐渐演绎成祭祀的一种表演形式,“巫”与“衣”的联系伴随传统医疗的精进而逐渐剥离。《新唐书》卷十六《礼乐六》中记载:“大傩

之礼,选人十二以上,十六以下为侏子,假面,赤布裤褶。”“以逐恶鬼于禁中。”<sup>[12]</sup> 傩文化中诸多表演形式、纹样、饰品则因其美好的意蕴而被保留和传承,诸如五毒纹样、长命缕、布老虎<sup>[13]</sup>等。长命缕自夏商周时期传承演变而来,古人为求平安长寿,编五色绳挂于手腕,长命缕因此得名<sup>[14]</sup>。长命缕凭借观赏价值盛行一时,又因其驱疫弊害的寓意而被传承。晚唐诗人司空图作:“他乡处处堪悲事,残照依依惜别天。此去知名长命缕,殷勤为我唱花前。”《宋史·礼志十五》:“前一日,以金缕延寿带、彩丝续命缕分赐百官。节日戴以入。”发展到后期“长命缕”多用于孩童,加上婴儿年幼多病易夭折,而出现的“锁命”一说,长命缕逐渐演变为长命锁,又称“寄名锁”<sup>[15]</sup>。长命缕等吉祥饰物作为寄托医疗精神效力的服饰产物,广受喜爱,也是百姓通过服饰祈愿健康的标志。

#### 3.2 以衣护体

唐宋时期医疗理念完善,医者承袭“君子以思患而预防之”的观点,开始对居住的环境采取防护措施以预防疾病,除了擦洗日常服饰、器皿等,还在满足日常穿着的前提下,发展出了一系列防护服饰。在各族文化的融合与交流下,彼此的服饰也相互借鉴,逐渐演变出新的服装形制,如最具代表性的冪篱、面衣,是兼具了美观性和实用性的防护服饰。

早期,医疗功能性并不作为服饰品生产的主要考虑因素,随着医疗理念的发展,基本的日常防护成为一种社会共识,尤其隋唐以来,各民族交流密切,在服饰品上彼此接纳、融合。西域地区风沙弥漫,缺乏水源和药物,疾病产生的概率很高,因此胡人创造了特有的防护服饰,如遮掩口鼻的面纱、遮挡太阳的冪篱<sup>[16]</sup>。这类防护服饰与隋唐疾病预防的医疗理念和针对女性的传统礼制不谋而合<sup>[17]</sup>,因此,冪篱传入中原后,成为胡服的典型代表而盛行,《隋书》云:“其王公贵人多带冪篱”<sup>[18]</sup>。冪篱由纱布构成,环绕遮蔽头部,还有的遮蔽全身。初唐时期,冪篱遮蔽面部、隔绝空气的功能被认可,同时其与自汉代传承下来的面衣有异曲同工之处。盛唐以后“帷帽大行,冪篱之制渐息。”<sup>[19]</sup> 帷帽代替冪篱成了女性穿戴的主要帽饰,其医疗防护功能也逐渐被美观性所取代。帷帽形制可参考唐燕妃墓室壁画,壁画中宫女手捧帷帽,如图2所示。帷帽周身垂挂着一圈长丝穗,形成一道薄幕,有一定卫生防护功能<sup>[20]</sup>。冪篱的着装风潮标志着古代医疗防护理念深入人心,在起到日常防护功效的同时,也为



“衣”“医”的有机结合提供了新的探索方向。



图2 昭陵博物馆藏唐代《捧帷帽侍女》  
Fig. 2 Maid with Curtain Hat of Tang Dynasty in Zhaoling Museum

## 4 明清时期“医”“衣”理念完善

明清时期无论是宫廷内还是寻常百姓,都对疾病形成了强烈的医疗预防意识,且不同于独立的防护服饰,明清时期已经将医疗防护理念带入生活,成为衣食住行中不可缺少的内容。服装作为人体接触外界环境的防护被格外重视,尤其在诸多医疗典籍中特意叙述疾病产生时,对于服装处理的办法,如《素问》中的“寒衣”、《瘟疫论》中“裹衣”等,“衣冠疗法”<sup>[21]</sup>也在借鉴前人经验中得到发展。至此中国早期的“医”“衣”理念已经完善,同时服饰面料辅助行医的方式也在不断演进,并随着织造技术的发展进一步精进。

### 4.1 以衣识人

明清时期,医疗技术已经达到了较高水准,中央设立太医院。各宫院配备太医,皇帝配有御医<sup>[22]</sup>;医者根据品级穿着官服,就诊时携带药箱,药箱内设备齐全。民间药坊逐渐普及,已经能满足百姓需求。同时严格的医者选拔制度进一步提升了医者的社会地位,医者凭借有效的治疗技术备受敬仰。据明清时期典籍和画作中的医者形象分析,此时医者服饰普遍统一为淡色衣身和高冠,如图3所示。这种服饰形制已经成为医者的一种符号,且形成了广泛的社会共识,患者可以通过着装、配饰识别医师。至此,传统医疗与服饰关系初步建立,医者的服饰品因其特殊标志性被人们广泛熟识、认

可,对于诊疗就医也起到了一定的辅助作用。



图3 辽宁博物馆藏明代仇英《清明上河图》  
Fig. 3 Riverside scene at Qingming Festival by QIU Ying of Ming Dynasty in Liaoning Museum

### 4.2 以衣养人

明清时期,无论是宫廷内还是寻常百姓,对于疾病形成了强烈的预防意识,除了疫病流行期的重点防护外<sup>[23-24]</sup>,日常防护也做得十分到位。传统医疗总结了前人改善环境、预防疾病的经验,发展至明清形成了较为完善的“衣冠疗法”<sup>[25]</sup>。衣冠疗法普及后,人们的疾病防护体现在了日常起居、穿着佩戴上。区别于传统药物内服、施针祛疾的医疗手段,衣冠疗法更具普遍性和实用性。“医”“衣”的结合也在这一治疗方法的推动下更加生活化和大众化。

衣冠疗法作为医疗服饰文化的集大成者,一方面推进了古代医疗文化的发展,另一方面也完善并继承了传承千年的医疗服饰理念。在明代医药大成者吴有性在《瘟疫论》中描述:“凡患病者之家将病人衣服于甑上蒸过则一家不染。”可见古人已经发现在疫病期间,服饰是病毒的载体,通过服饰消毒可以达到隔绝病毒的效果<sup>[26]</sup>。《马可波罗游记》中描述:“献食之人,皆用绢布蒙口鼻,俾其气息,不触饮食之物。”绢布多为麻织物,吸水性好、透气性强,用于遮盖口鼻可以有效隔绝空,反映出古人善用服饰进行日常防护。

明清时期,医疗防护服饰品已经做到了实际功能与心理安抚的融合统一,既能够满足医疗的需求,又能体现古人的美好意愿,如装饰驱疫主题纹样的香囊、带有吉祥纹样的护膝等。传承至明清的香囊、药枕等已广泛运用于各类生活场景<sup>[27]</sup>,成为居家必备的配件。传统服饰图案也体现了人们驱除疾病的愿望,起到一定的心理暗示效果,如暗八仙纹、八吉祥纹、艾虎五毒纹等。明清时期瘟疫频发,在科技不发达的古代,人们运用传统的药理,就地取材,借助服饰、饮食等驱疫弊害,并总结经验<sup>[28-29]</sup>,逐渐将防疫祛病的理念深入生活,发展出

一系列民俗:端午饮雄黄酒、插艾草以求驱虫祛病、出行皆配香囊防止疫病染身、绣五毒纹样祈愿安康<sup>[30-31]</sup>。香囊起源于秦汉时期,旧称容臭,又称佩帨,古代佩容臭为礼。《礼记·内则》记:“男女为冠笄者,鸡初鸣,咸盥漱,栉,緌,拂髦,总角,衿缨,皆配容臭。”早期容臭多装香料,达到装饰和沁养心神的作用。发展到明清时期容臭已经变为药囊,不光其外表华丽烦琐的纹样改为驱疫的吉祥纹样,囊中所装的香料也换成了雄黄、雌黄、丹砂、矾石、菖等中药,起到避秽除病、祈祷平安的作用。佩戴药囊时利用其内药物挥发的气味来防御病毒的入侵,具有药效的持续性和使用的广泛性。如《千金要方》记载,用雄黄制丸,绢袋盛之,随身佩带臂上<sup>[32]</sup>,可以防疫。

## 5 结 语

中国医疗与中国服饰文化的发展具有连续性和进步性,两者在历史发展趋势上呈现出螺旋上升的势态,相互促进、相互交融。自古代医疗防护意识产生,人类就开始运用服饰品来满足一定的防护需求,无论是“绢布蒙口鼻”或是佩戴幂篱,都体现出古人防护意识逐步提升。药囊绣吉祥纹样、医者特定服色搭配,表现了民国以前传统服装文化和服装形制在医疗领域的继承与发展。中国古代诸多防疫服饰品在后世都有沿袭,同时随着医疗实践与专业理念的发展进化,以及中西方文化的交融,服饰逐渐细分,更具专业性、功能性与人文属性,“衣”“医”关系更加密切与多元,需要更进一步开展研究。

### 参考文献:

- [1] 段振离. 医说三国: 三国中的健康养生秘法[M]. 北京: 新世界出版社, 2006.
- [2] 杜佑. 通典[M]. 杭州: 浙江古籍出版社, 2000.
- [3] 魏子孝, 聂莉芳. 中国古代医药卫生[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96: 44-47.
- [4] 周仲瑛, 于文明. 扁鹊仓公列传[M]. 长沙: 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 2014: 99.
- [5] 卞华. 伤寒杂病论[M]. 北京: 中医古籍出版社, 2012.
- [6] 冷画晴. 浅析五彩绳与中国传统五色说[J]. 艺术家, 2020(9): 105.
- LENG Huaqing. Analysis of multicolored rope and China's traditional five-color theory[J]. The Artists, 2020(9): 105. (in Chinese)
- [7] 习嘉裕. 傩: 神秘中多种文化的融合——读危远辉先生《触摸祖先的灵魂——中国·上栗傩文化大观》之一[J]. 萍乡高等专科学校学报, 2014, 31(1): 68-70,

83.

XI Jiayu. Nuo culture: multi-culture Merge in Mystery—review of Mr. WEI Yuanhui's *Touch the soul of ancestors—China · Shangli Nuo culture Part one* [J]. Journal of Pingxiang College, 2014, 31(1): 68-70, 83. (in Chinese)

- [8] 王茜韵. 赣傩服饰的艺术特色研究——以南丰傩舞服饰为例[D]. 苏州: 苏州大学, 2013.
- [9] 段安节. 乐府杂录[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36: 12.
- [10] 夏静静. 贵州傩戏面具探究——以铜仁土家族傩堂戏面具为例[D]. 北京: 北京印刷学院, 2019.
- [11] 郑秋实. 唐代疫灾防治研究[D]. 北京: 中央民族大学, 2012.
- [12] 欧阳修, 宋祁. 二十四史全译——新唐书: 第6册[M]. 上海: 汉语大词典出版社, 2004.
- [13] 胡继宁. 试析“傩”之本原——上古时代鸟图腾和虎图腾崇拜的合一[J]. 上海文化, 2020(4): 99-104, 127.
- HU Jining. On the origin of Nuo—the unity of bird totem and tiger totem worship in ancient times[J]. Shanghai Culture, 2020(4): 99-104, 127. (in Chinese)
- [14] 周进. 长命缕映现的中国人祈福心理[J]. 北方美术, 2000(1): 14-15.
- ZHOU Jin. China People's praying psychology reflected in the long life wisp[J]. Northern Art, 2000(1): 14-15. (in Chinese)
- [15] 傅松雪. “断裂”的褫夺与原发时境的开启——现象学视域中“长命锁”的时间经验探析[J]. 民俗研究, 2020(3): 100-109, 159.
- FU Songxue. The deprivation of "fracture" and the beginning of the natural and instant field—analysis of the time experience of "longevity lock" in a phenomenological perspective[J]. Folklore Studies, 2020(3): 100-109, 159. (in Chinese)
- [16] 牛犁, 张倩倩. 胡汉首服的借鉴与革新——以幂篱等女性蔽面首服的流行演变为例[J]. 东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1, 21(3): 35-40, 49.
- NIU Li, ZHANG Qianqian. The reference and innovation of headwear between Hu and Han—take the evolution of the popularity of face covering headwear such as mili as an example[J]. Journal of Donghua University (Social Science), 2021, 21(3): 35-40, 49. (in Chinese)
- [17] 华梅. 中国历代《舆服志》研究[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15: 243.
- [18] 魏徵. 隋书[M]. 北京: 中华书局, 1973: 1842.
- [19] 陈昀. 文物见证抗疫史[N]. 人民日报海外版, 2020-04-29(7).
- [20] 吴有性. 瘟疫论: 下[M]. 上海: 大东书局, 1937: 49.
- [21] 邓来送, 邓莉. 论衣冠疗法[J]. 中医外治杂志, 1995, 4(6): 6.
- DENG Laisong, DENG Li. On dressing therapy[J].

- Journal of External Therapy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1995, 4(6): 6. (in Chinese)
- [22] 张金平,赵作明. 古代社会疫情防控的主要举措与经验[J]. 人民论坛·学术前沿,2022(2):103-105.  
ZHANG Jinping, ZHAO Zuoming. Main measures and experience of epidemic prevention and control in ancient society[J]. Frontiers, 2022(2): 103-105. (in Chinese)
- [23] 张金平. 古代疫情中的社会危机及应对路径[J]. 云梦学刊,2020,41(3):22-32.  
ZHANG Jinping. Social crisis in ancient epidemic and its countermeasures[J]. Journal of Yunmeng, 2020, 41(3): 22-32. (in Chinese)
- [24] 薛应军. 从《红楼梦》看古代疫情防控[N]. 民主与法制时报,2020-02-23(7).
- [25] 陈邦贤. 中国医疗史[M]. 北京:团结出版社,2006.
- [26] 安文丽,董粉和. 古代僧医瘟疫救治活动研究[J]. 中华文化论坛, 2021, 10(5): 92-99, 158.  
AN Wenli, DONG Fenhe. Study over plague treating and controlling activities of ancient Buddhist doctors[J]. Journal of Chinese Culture, 2021, 10(5): 92-99, 158. (in Chinese)
- [27] 谭艳云,赵扬,王文平,等. 药用香囊浅谈[J]. 中国民族民间医药, 2017, 26(14): 6-7.  
TAN Yanyun, ZHAO Yang, WANG Wenping, et al. Discussion on medicinal sachet[J]. Chinese Journal of Ethnomedicine and Ethnopharmacy, 2017, 26(14): 6-7. (in Chinese)
- [28] 王玉兴. 中国古代疫情年表(一)(公元前674年至公元1911年)[J]. 天津中医学院学报, 2003, 22(3): 84-88.  
WANG Yuxing. Chronology of ancient epidemic in China (I) (674 BC—1911 AD)[J]. Journal of Tianjin University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2003, 22(3): 84-88. (in Chinese)
- [29] 王玉兴. 中国古代疫情年表(二)(公元前674年至公元1911年)[J]. 天津中医疗院学报, 2003, 22(4): 33-36.  
WANG Yuxing. Chronology of ancient epidemic in China (II) (674 BC—1911 AD)[J]. Journal of Tianjin College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2003, 22(4): 33-36. (in Chinese)
- [30] 杨鹏程,张凤. 民国以前湖南疫灾流行与环境的关系[J]. 历史教学, 2018(8): 13-19, 12.  
YANG Pengcheng, ZHANG Feng.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epidemic and environment in Hunan before the republic of China[J]. History Teaching, 2018(8): 13-19, 12. (in Chinese)
- [31] 金贤善. 明清两湖疫灾:空间分布、影响因素与社会应对[D]. 武汉:华中师范大学,2016.
- [32] 刘毅,王蕾,李媛. 古代医籍《备急千金要方》药方文献源研究[J]. 图书馆工作与研究,2011(4):74-76.  
LIU Yi, WANG Lei, LI Yuan. Research on the document source of medical prescription in *Beiji Qianjin Yaofang* [J]. Library Work and Study, 2011(4): 74-76. (in Chinese)

(责任编辑:卢杰)